



陳幸婉，  
〈AB037〉（局部），  
1995，複合媒材，  
168×100cm。

### 3. 沉澱後的再出發

在巴塞爾那段時間所做的「水墨試探」，在我一生的創作風格上，是一個極重要的轉捩點。想是因為去瑞士前才完全的辭去教學工作，而在異地的寧靜、寬敞的畫室中，心靈極度的自由，所以能去嘗試以前所未曾用過的材料（墨水、宣紙），而有新的發展與突破。

——摘自陳幸婉，〈沉澱後的再出發〉，1996

1990至2000年的十年間，是陳幸婉旅行海外、駐村創作頻繁的十年，包含遠赴：瑞士巴塞爾、法國巴黎、埃及、美國舊金山、德國盧北克等地。這段期間也正好是她的年齡從四十歲跨到五十歲、身心漸臻成熟的階段，面對各種訊息、文化刺激，乃至情感關係的變化，在在帶給她許多體會與思索，也充分表現在作品的多元變化上。



1995年，陳幸婉與作品〈AB037〉攝於舊金山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室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瑞士巴塞爾瑪莉安基金會工作室

這是一個「交換藝術家工作室」的計畫，由瑪莉安基金會（Christoph Merian Stiftung，簡稱CMS）所創設，旨在讓瑞士藝術家能到亞洲、美洲或非洲等文化背景差異較大的國家生活創作，並讓其他國家的藝術家到瑞士生活創作。

1989年12月陳幸婉透過臺灣開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（SOCA）的聯繫並推薦，獲此機會。她在1990年1月赴巴塞爾，住在該基金會所提供的藝術家工作室，而與她交換的瑞士藝術家尚諾·史華茲（Jeannot Schwartz）則來到臺灣，使用她在臺中租用的畫室。

巴塞爾是瑞士第二大城，也是有名的工業與文化城，工作室位在



陳幸婉1990年在巴塞爾駐村期間，展開了紙上水墨的試探。

左圖：  
瑞士巴塞爾瑪莉安基金會提供的藝術家工作室外觀。



右圖：  
陳幸婉與其巨幅水墨連作〈他在那裡〉。



在巴塞爾寧靜敞亮的工作室裡，陳幸婉飽滿的創作意興蓄勢而發。



離市中心不遠的文化區，一旁即是頗具規模且收藏甚豐的前衛藝術美術館。而出自瑞士名建築師手筆的工作室，從空間內外到各項細處，皆有專業考量且十分完善，陳幸婉曾透露，這是她有生以來使用過的最理想的工作室，也因此短短六個月中，除了讀書、靜思、旅行之外，還有非常可觀的作品產生。



根據趙慶華〈在生命的階梯上，烙印創作軌跡——陳幸婉的藝術生涯〉一文，陳幸婉對1990年初期的「水墨試探」有清楚的說明：

1990年前往瑞士，源自一個交換藝術家的交流計畫，此時是水墨創作的早期階段。一方面是多媒材的作品在搬運上不方便，同時也因為自己想探討一些新的可能性，不願再重複過去的形式，於是帶了紙、墨到瑞士去，一開始是用小紙張試驗，覺得沒有新的突破；後來就不用筆，而讓墨自己走，線條衍生了自己的走向，形同一種浮游生物，有它的生命，從單一線條的自由流動，到雙線以至於多線交錯的複雜



上圖：工作室牆上和地板上，滿布著陳幸婉盡情揮灑噴發的墨跡。

下圖：巴塞爾藝術家工作室中，陳幸婉作畫的情景。



陳幸婉，〈90D2〉，  
1990，紙上水墨，  
274×205.5cm。

陳幸婉，〈鏡與圓〉，  
1990，紙上水墨，  
68.5×137cm。



陳幸婉，〈90T12〉，  
1990，紙上水墨，  
70×70cm。



陳幸婉，〈90B2〉，  
1990，紙上水墨，  
68.5×68.5cm。



上二圖：  
1990年，陳幸婉參與  
為期半年的瑞士巴塞爾  
「交換藝術家工作室」計畫，  
圖為期末展出海報。



化，線條有機地組成人物形態、活動的世界，質感與量感也日漸擴張，由「線狀」進入「塊狀」……。

當我更成熟地掌握墨的流動之自動性技法，創作的形式、內容和技巧就可以進一步地合一為一致的表現，成為清晰的語彙。經過了這個時期，繼續多媒材創作，「黑」成為畫面上的必要元素，水墨與多媒材自此並行創作。

一反之前（1987-1989）的厚重，這次重返歐洲，四十歲的陳幸婉似乎有意放下既有的包袱，重新開始。因此一開始便決定要帶相對輕簡的紙與墨出國，也因為在優美寧靜的環境和一切完備的工作室中，新的媒材試驗讓她有更多爆發性的作品，根據好友李秦元〈回憶中的永恆〉一文所述，可想見其情其景：

妳在瑞士巴塞爾藝術工作室裡，用水墨痛快的揮灑，一筆掃出，



從牆面到天花板滴滿墨汁，氣魄之大，那種狂熱興奮之情，就像火山噴發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妳找到了最直接和自我內心的聯繫管道，豐盛的生命力找到了出口，不需思考、沒有修飾，無盡的言語，不斷的湧出，是何等的痛快，生活中的苦，那算什麼？怎能相比。

而參與此計畫的另一位藝術家——來自埃及開羅的亞森·雪瑞夫（Assem Sharaf），因原本與他相鄰的藝術家臨時與陳幸婉交換工作室，兩人輾轉成為鄰居，間接促成了一段戀情。亞森性格溫暖沉靜，在他眼中，陳幸婉是涵融了剛烈和溫婉、坦率與真誠、自重、高貴又



矛盾的藝術家，這段因駐村而開始的異國之戀，在彼此生命旅途中看似意外，且交織著遠距離飛行和短暫相聚，雖只維持了七年，卻也留下熾烈而深刻的印記。陳幸婉1990年代幾度深入埃及駐留、旅行，皆有亞森同行，在荒漠、古城留下足跡和凝視，也將這些遊歷見聞轉化為日後的系列作品。

瑞士巴塞爾時期的作品以1990年所作的水墨〈他在那裡〉、〈大地之歌No.2〉（P76下圖）、〈大地之歌No.3〉（P76右上圖）、〈舞〉（P77上圖）、〈我〉（P77左下圖）、〈90B9〉（P77右下圖）、〈90B6〉（P78上圖）等為代表，可以見到陳幸婉的意興充分揮灑在紙墨之間，也可見墨在紙上的立即性和無法逆轉修改，與自動性技法的合拍。陳幸婉彷彿找到了更能直接表達內心情感的語言方式。

左頁上圖：  
陳幸婉，〈三人班〉，  
1990，紙上彩墨、壓克力，  
137×205.5cm。

左頁下圖：  
陳幸婉於巴塞爾駐村期間  
展出，其後作品為〈三人  
班〉。



陳幸婉，〈他在那裡〉，  
1990，紙上水墨，  
274×274cm。



左上圖：陳幸婉，〈大地之歌 No.1〉，1990，紙上彩墨，210×180cm。  
 右上圖：陳幸婉，〈大地之歌 No.3〉，1990，墨水、宣紙，137×137cm。  
 下圖：陳幸婉，〈大地之歌 No.2〉，1990，紙上彩墨，90×210cm。



上圖：陳幸婉，〈舞〉，1990，紙上彩墨，68.5×137cm。  
 左下圖：陳幸婉，〈我〉，1990，紙上水墨，70×70cm。  
 右下圖：陳幸婉，〈90B9〉，1990，紙上水墨，68.5×68.5cm。



上圖：  
1991年，陳幸婉（後排左）與家人攝於法國巴黎盧森堡公園（Jardin du Luxembourg）。

下圖：  
1991年，陳幸婉與父親（前背影者）攝於法國巴黎，兩人討論雕塑作品。



上圖：陳幸婉，〈90B6〉，1990，紙上水墨，34.7×68.9cm。

下圖：陳幸婉，〈Assem〉，1990，複合媒材，90×135cm。

而複合媒材三拼作品〈Assem〉於1990年完成，直接以亞森之名為題，可以推測是愛情催化下的作品，呈現一股輕盈暢快而又濃烈的流動感，是寫意之作。

## 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工作室

第二次來到巴黎，陳幸婉通過教育部赴法藝術研習及創作的甄選，成為臺灣首屆赴巴黎國際藝術村駐村創作的繪畫類藝術家。1991年赴法國展開為期一年的駐村創作。

巴黎國際藝術村（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）位在巴黎市區中心，因著

地利之便，大多數的畫廊、美術館、博物館、戲劇場等，皆步行可到，初抵巴黎的兩、三個月，陳幸婉照例不錯過每天的文化活動，上午看展覽，下午回工作室創作，晚上還可以去劇院看一場舞蹈。

對陳幸婉來說，這是奢侈又難得的機會，儘管被安排的工作室不盡理想——空間小、可利用的牆面也少，但一想到「這是在巴黎市中心啊！」陳幸婉心裡告訴自己，「能有這樣的地方工作，就應該很滿足了。」

她同時也體認到，此次出國駐村，對她來說最重要的，除了還是開拓視野、吸取新知，更多了一些對自身創作上的反思，她希望能具備能力，去檢視自身的創作理念是否正確，也思考著作品如何能具有前瞻





性，以及如何能在藝術的領域走得深、廣、遠。

陳幸婉曾將幾次國外駐村經驗寫成〈沉澱後的再出發〉一文，刊於1996年4月的《炎黃藝術》雜誌上，在該文中寫道：

當我心裡想通之後，開始使用這工作室時，我就非常的喜歡它了。在那斗室中，我做了大量的試驗作品，當時我研究的中心主題是——「如何使用中國傳統材料，創作出國際性的前衛作品？」我延續自七十九年（1990）去瑞士以來所做的水墨研究，重實驗而不重成果，到了八十一年（1992）二、三月左右，終於在我個人的水墨創作領域上推入一個高峰。

此時期的水墨代表作，除了1992年6月在藝術村的展覽廳展出外，也在1994年省美館主辦的「中華民國當代水墨大展」中受邀展出，1995

1991年，巴黎國際藝術村工作室一隅。



左上圖：  
1992年，陳幸婉於巴黎國際藝術村工作室翻看作品。



右上圖：  
1991-1992年，於巴黎駐村期間，陳幸婉進一步思考探問傳統媒材的現代性，將其水墨創作推上另一高峰。



1992年6月，陳幸婉與作品〈原形I〉攝於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個展展場。



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年經北美館遴選，送至澳洲雪梨當代美術館（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ustralia）展出，得到諸多肯定。

其中以系列水墨連作〈生命之探〉為代表，相較於前一年在巴塞爾的水墨初探，這系列顯得較為內斂與控制，更有一種「胸有成竹」、「下筆即是」的自信與精準，墨的走勢流暢婉轉，自然形成一種

上圖：  
陳幸婉，〈生命之探〉，  
1991-1992，紙上水墨，  
140×70cm×5。

下圖：  
1992年6月，陳幸婉與  
作品〈生命之探〉攝  
於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  
個展展場。

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陳幸婉，〈91P2〉，  
1991，水墨、宣紙，  
32×32cm。

能引發生物聯想的抽象造形，有如「生命的剪影」。

而水墨小品〈91P2〉也有一致，整體構圖張力十足，就如陳幸婉所說，「務求每一線條都充滿生命」。

〈一個圓點〉(P.84)是將紙上水墨結合複合媒材的初期之作，墨跡與布料裱貼並置，線條與整體構圖簡潔明快。



## 美國舊金山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室

陳幸婉〈一個圓點〉，  
1992，複合媒材  
158×198cm。

透過文建基金會、亞洲文化協會合作的「培養藝術人才赴美進修」方案，陳幸婉在1995年7月前往美國創作五個月。

位於舊金山，座落在太平洋海灣邊金門橋國家公園內的海得蘭藝術中心（Headlands Center For the Arts），有著開闊又寧靜的自然美景，身處其中，令陳幸婉處處驚奇且慨歎：

對我這個自小成長於都市中，卻又極端崇尚自然之美的人，這五個月的時間，無疑是如魚得水，身心舒暢。自從抵達之日起，我

是那樣的雀躍與興奮不已。

我是那麼的深受感動，我珍惜每個片刻，不論是日出、日落，月圓、月缺……，舉目所及，無一不美。

我常坐在草地上看山，聞草與大地的芳香，我覺得我的脈搏隨著宇宙大地的節奏而跳動，呼吸隨著海水的潮汐而悠然進出。大自然有一股寧靜、深遠而龐大的力量，將我的靈魂與肉體自混沌的人世中抽離出來。

在這樣的環境中獨處、靜思、創作，人與自然結為一體，豐富的心靈，加上和諧的秩序，繪畫觀、人生觀都自自然然的釐清了，這是多麼神奇、美妙，而刻骨銘心的經驗！

（摘自陳幸婉，〈沉澱後的再出發〉，《炎黃藝術》第76期，1996.4，頁57-59）

位於舊金山灣區的海得蘭藝術中心，視野遼闊，環境優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當她沉醉於環境的寧靜優美，卻也很快地陷於入悲哀與憤怒的情緒中，導因是偶然間她讀到一篇有關日本戰敗五十週年的報導，談論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期間如何在中國大陸進行「化學



戰」、「細菌戰」，報導中那強權欺凌無辜弱小的畫面，深印她腦海之中，揮之不去，正埋首創作之中的她，很自然地將那些伴隨戰爭而來的血腥暴力與苦難，都融入作品之中。這是她第一次覺得有責任透過藝術來說些什麼。也是「戰爭與和平」(1990-91)系列作品產生的背景。



1995年，陳幸婉駐美國舊金山海得蘭藝術中心，右為作品〈安魂曲〉。



陳幸婉·〈安魂曲〉，1995·複合媒材·165×105×5cm。

因著一次閱讀，觸發了陳幸婉關注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屠戮災難，除了日本侵略中國、白人屠殺印地安人，她還蒐集了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相關資料。及至1998年在德國聽到波蘭作曲家的音樂作品，又繼續此一系列。

身處不同國度，專注、沉靜，涵泳於文化與自然之中，心靈自由而思慮澄明，加上與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工作者互動，觸發了她許多不同的創作試探和思考。而此時期作品中大量紅白黑的色彩、線條與構成方式，似也呼應著她對印地安藝術的喜愛，以及原始部落音樂所帶給她的啟發：直接的情感，簡單有力的節奏、反覆循環，與大自然合一。



上圖：  
1995年，陳幸婉攝於美國舊金山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室。

下圖：  
1995年，陳幸婉（左1）在舊金山駐村期間與當地藝術家友人合影。



陳幸婉，〈紅黑〉，1995，  
棉布、壓克力、麻繩，  
204×155cm。

陳幸婉，〈黃黑〉，1995，複合媒材，  
100×190cm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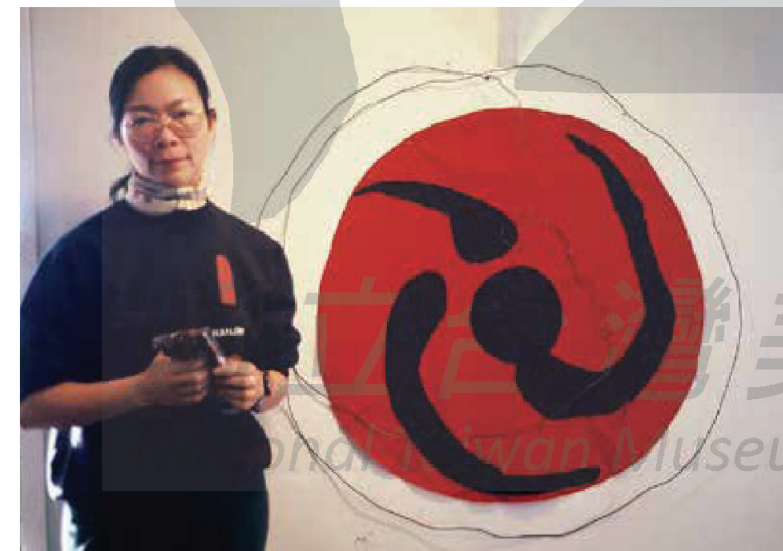
陳幸婉，〈戰爭與和平No.1〉（局部），  
1995，複合媒材，  
237×440×28cm，  
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。



陳幸婉，  
〈戰爭與和平No.2〉，  
1995，複合媒材，  
175×145×6cm，  
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

陳幸婉，〈戰爭與和平No.3〉，1995，複合媒材，160×150cm。



對陳幸婉來說，如果第一次出國歐遊的1985-1986年，是一次文化與文明的大量吸收與消化。1990年之後的幾次出國駐村經驗，毋寧是前一波文化衝擊後的不斷沉澱與再出發。這幾次的海外藝術家工作室經驗，對她的創作生命有著深遠的影響，也衍生了新的轉折，諸如新材質的試探、更深的自我期許，以及關於藝術的社會責任之思考。

上圖：1995年，陳幸婉在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情景。

下圖：1995年，陳幸婉與作品〈不生不滅〉攝於舊金山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室。

左與上圖：1995年，陳幸婉攝於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室。

左與下圖：1995年，海得蘭藝術中心工作室一隅。